

卷第二十九 神仙二十九

九天使者 十仙子 二十七仙 姚泓 李衛

公九天使者

唐開元中，玄宗夢神仙羽衛，千乘萬騎，集於空中。有一人朱衣金冠，乘車而下，謁帝曰：「我九天採訪，巡糾人間，欲於廬山西北，置一下宮，自有木石基址，但須工力而已。」帝即遣中使，詣山西北，果有基跡宛然。信宿，有巨木數千段，自然而至，非人所運。堂殿廊宇，隨類致木，皆得足用。或云，此木昔九江王所彩，擬作宮殿，沉在江州湓浦；至是神人運來，以供所用。廟西長廊，柱礎架虛，在巨澗之上。其下汨流奔響，泓沓不測，久歷年歲，曾無危墊。初作廟時，材木並至，一夕巨萬，皆有水痕。門殿廊宇之基，自然化出，非人版築。常有五色神光，照燭廟所，常如晝日。揮斤運工，略無餘暇，人力忘倦，旬日告成。畢工之際，中使夢神人曰：「楮堊丹綠，廟北地中，尋之自得，勿須遠求。」於是訪之，彩以充用，略無所缺。既而建昌渡有靈官五百餘人，若衣道士服者，皆言詣使者廟。今圖像存焉。初玄宗夢神人日，因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，以訪其事。承禎奏曰：「今名山嶽瀆血食之神，以主祭祠，太上慮其妄作威福，以害蒸黎，分命上真，監蒞川岳，有五嶽真君焉。又青城丈人為五嶽之長，潛山九天司命立九天生籍，廬山九天使者執三天之符，彈劾萬神，皆為五嶽上司，盍各置廟，以齋食為饗。」玄宗從之。是歲，五嶽三山，各置廟焉。（出《錄異記》）

十仙子

唐玄宗嘗夢仙子十餘輩，御卿雲而下列於庭，各執樂曲而奏之，其度曲清哉，真仙府之音也。及樂闋，有一仙人前而言曰：「陛下知此樂乎？此神仙《紫雲曲》也。今願傳授陛下，為聖唐正始音。與夫咸池大夏，固不同矣。」玄宗喜甚，即傳受焉。俄而寤，其餘響猶若在聽。玄宗遽命玉笛吹而習之，盡得其節奏；然嘿不泄。及曉，聽政於紫宸殿，宰相姚崇、宋璟入，奏事於御前，玄宗俯若不聞。二相懼，又奏之。玄宗即起，卒不顧二相。二相益恐，趨出。時高力士侍於玄宗，即奏曰：「宰相請事，陛下宜面決可否。向者崇、璟所言，皆軍國大政，而陛下卒不顧，豈二相有罪乎？」玄宗笑曰：「我昨夕夢仙人奏樂曰《紫雲曲》，因以授我，我失其節奏，由是嘿而習之，故不暇聽二相奏事。」即於衣中出玉笛，以示力士。是日力士至中書，以事語於二相。二相懼少解。曲後傳於樂府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，陳校本作出《宣室志》）

二十七仙

唐開元中，玄宗皇帝晝景宴居，昏然思寐，夢二十七仙人云：「我等二十八宿也，一人寓直，在天不下。我等寄羅底間三年矣，與陛下鎮護國界，不令戎虜侵邊。眾仙每易形混跡游處耳。」既寤，敕天下山川郡縣，有『羅底』字處訪之，竟不能得。他夕又夢云：「有音樂處是也。」再（「再」字原缺，據明抄本、陳校本補。）詔訪焉。於寧州東南五里，有地名羅川，川上有縣，縣以川名。有羅州山，相傳有洞穴，而翳蒼不通。樵牧者聞音樂之聲。詔使尋之，久而不見。忽有白兔出於林中，徑入崖下。尋所入而得嵌竇焉。石室寬博，中有石像二十七真，得之以進。乃於內殿設位，晨夕焚香，躬自瞻謁。命夾紵工作二十七像，送於本洞。於其處置通聖觀，改縣為真寧以旌之。賜寶香及爐，爐今猶在。鄉里之人言：「昔年有底老者，不知所來，龐眉皓髮，異於他叟。或出或處，鄉俗咸敬之。於山下賣酒，常有異人來飲。或藥童樵父，來往其家。一旦眾人謂底老曰：「加其醞，更一飲，不復來矣。」如其言，加釀以待焉。釀熟，群仙果至，飲酣，居下者一人，與坐云：「我請刻眾仙之形，以留於世。」乃取石二十七片。刻成二十七人。俄頃之間，備得眾仙真容，置於洞中，依飲時列坐。皆志仙之名氏於其背。安訖而散去。底老亦不復知所之。時人咸謂仙舉也。底老者，疑其氏宿耳。後著作郎東門誥，為贊序以紀之。（出《神仙感遇傳》）

姚泓

唐太宗年，有禪師行道精高，居於南嶽。忽一日。見一物人行而來，直至僧前，綠毛覆體。禪師懼，謂為梟之屬也；細視面目，即如人也。僧乃問曰：「檀越為山神耶？野獸耶？復乃何事而特至此？貧道禪居此地，不擾生靈，神有知，無相惱也。」良久，其物合掌而言曰：「今是何代？」僧曰：「大唐也？」又曰：「和尚知晉宋乎？自不知有姚泓乎？」僧曰：「知之。」物曰：「我即泓也。」僧曰：「吾覽晉史，言姚泓為劉裕所執，遷姚宗於江南，而斬泓於建康市。據其所記，泓則死矣，何至今日子復稱為姚泓耶！」泓曰：「當爾之時，我國實為裕所滅，送我於建康市，以徇天下；奈何未及肆刑，我乃脫身逃匿。裕既求我不得，遂假一人貌類我者斬之，以立威聲，示其後耳。我則實泓之本身也。」僧因留坐，語之曰：「史之說豈虛言哉？泓笑曰：「和尚豈不聞漢有淮南王劉安乎，其實升仙，而遷、固狀以叛逆伏誅。漢史之妄，豈復逾於後史耶？斯則史氏妄言之證也。我自逃竄山野，肆意遊行，福地靜廬，無不探討。既絕火食，遠陟此峰，樂道逍遙，唯餐松柏之葉。年深代久，遍身生此綠毛，已得長生不死之道矣。」僧又曰：「食松柏之葉，何至生毛若是乎？」泓曰：「昔秦宮人遭亂避世，入太華之峰，餌其松柏，歲祀浸久，體生碧毛尺餘。或逢世人，人自驚異，至今謂之毛女峰。且上人頗信古，豈不詳信之乎？」僧因問請須所食。泓言：「吾不食世間之味久矣，唯飲茶一甌。」仍為僧陳晉宋歷代之事，如指諸掌。更有史氏闕而不書者，泓悉備言之。既而辭僧告去，竟不復見耳。（出《逸史》）

李衛公

蘇州常熟縣元陽觀單尊師，法名以清。大歷中，常往嘉興。入船中，聞香氣頗甚，疑有異人。遍日舟中客，皆賈販之徒，唯船頭一人，顏色頗殊，旨趣恬靜。單君至中路，告船人，令易席座船頭，就與言也。既並席之後，香氣亦甚。單君因從容問之。答曰：「某本此地人也，少染大風，眉發皆落，自惡不已，遂私逃於深山，意任虎豹所食。數日，山路轉深，都無人跡。忽遇一老人問曰：『子何人也，遠入山谷。』某具述本意。老人哀之。視曰：『汝疾得吾，今能差矣。可隨吾行。』因隨老人行，入山十餘里，至一澗，過水十餘步，豁然廣闊，有草堂數間。老人曰：『汝未可便入，且於此堂中待一月日，後吾自來看汝。』因遣丸藥一裹，令服之。又云：『此堂中有黃精、百合、茯苓、薯蕷、棗、栗、蘇、蜜之類，恣汝所食。』某入堂居，老人遂行，更入深去。某服藥後，亦不饑渴，但覺身輕。如是凡經兩月日，老人方至。見其人笑曰：「爾尚在焉，不亦有心哉！汝疾已愈，知乎？」曰：「不知。」老人曰：「於水照之。」鬢眉皆生矣，色倍少好。老人曰：「汝未合久居此。既服吾藥，不但祛疾，可長生人間，且修行得道，真仙也。」

二十年後為期。」因令卻歸人間。臨別，某拜辭曰：『不審仙聖復何姓名，願垂告示。』老人曰：『子不聞唐初衛公李靖否！即吾身是也。』乃辭出山。今以所修恐未合聖旨，年限將及，再入山尋師耳。」單君因記其事，為人說之。（出《原仙記》，明抄本作出《原化記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